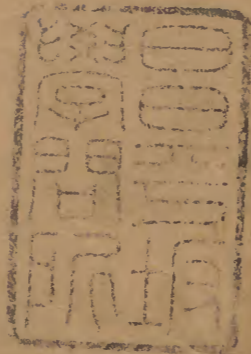


浙江通志 二百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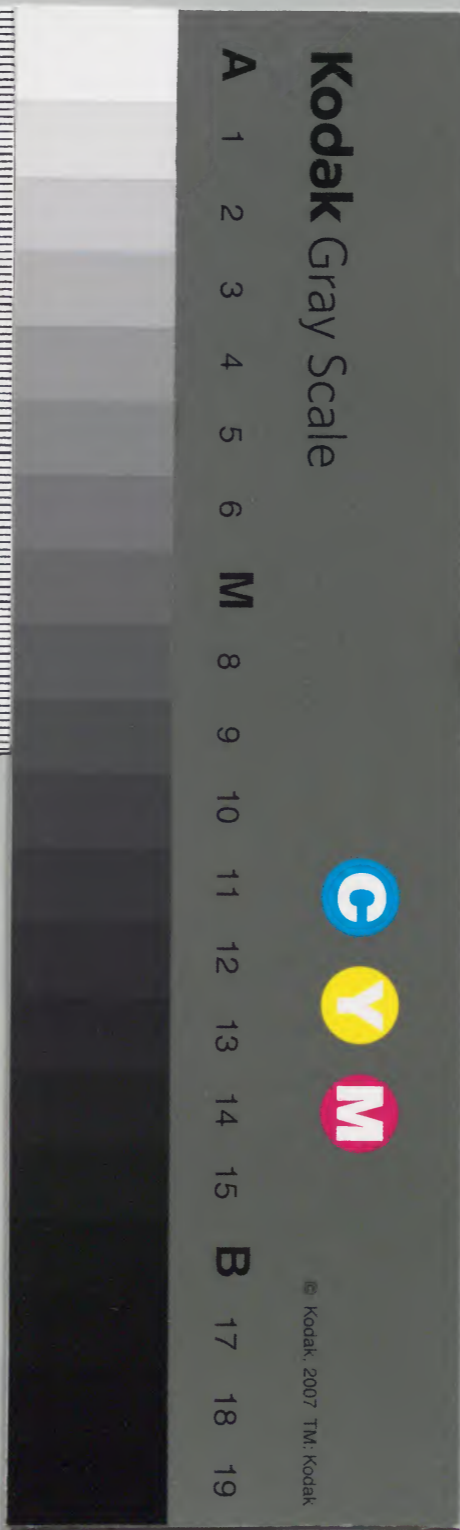
藝文八



漢書門			
二	三	五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三	五	二
九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52
冊數	120 (11)
函號	292 48



新修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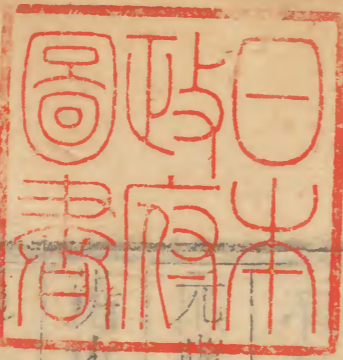
藝文八

碑

淺草文庫

龍井題名

宋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中東還會稽龍井有
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此出郭日已夕荒湖至普寧遇
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口以不時至參寥因是夕天
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笠湖而
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窠得支徑上風
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佛寺十五

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
激悲鳴殆非人間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
音堂明日乃還

嚴州烏龍廣濟廟碑

宋陸游

山川之祀自虞書以來見於載籍與天地宗廟竝或謂山
川與雲雨澤枯槁宜在秩祀非必有神主之以予考之殆
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中山川之神降而爲人與人死而
爲山川之神一也豈幸而見於經則可信後世則不可
信耶柳宗元死爲羅池之神其傳甚怪而韓文公實之
路斯自人爲龍廟於穎上其傳尤怪而蘇文忠公

二神者所傳雖不可知而水旱之禱卓乎偉哉不可泯沒
則二公亦不得而揜也予適蜀見李冰張惡子廟於離堆
梓潼之山皆血食千載非獨世未有疑者蓋其靈響暴著
亦有不咨置疑者矣嚴州烏龍山廣濟廟之神曰五顯仁
安靈應昭惠王舊碑以爲唐貞觀中人姓邵氏所記甚詳
雖幽顯殊隔不可蓋質然神靈動人如羅池變化不測如
穎上歷數百年未常少替而朝廷之所崇也史民之所奉
事亦猶一日此烏可以幸得哉至於編典之未與焉之師
羣見巨人皆長丈餘戈戟麾旄出沒烟雲間則相告曰烏
龍神兵至矣或降而遁去無敢枝梧者是又與東晉八公

山及慶曆嘉嶺神之事相峙然彼皆在近境而此獨見於
山海阻絕數千里之外豈不尤異也哉不得韓蘇之文以
侈大其傳而邦人進士沈負顧以屬筆於某辭卑事偉有
足恨者乃作迎送神詩一章使并刻之寶慶元年十月甲
子也其辭曰

王之生兮值唐初基龍翔於天兮英雄是資獨沉草萊兮
默不見施巉然萬仞兮胸中之奇使得小試兮冒白刃而
舉朱旗丈夫戰死兮固亦其宜死於不遭兮精神曷歸王
亦何懟兮人則為悲烏龍之山兮跨空巍然築隸屋兮奉
詞懷桂兮蓋芝彈箜篌兮吹參差王捨斯民兮逝何之錫
以澤兮燕及惇茲歲屢豐兮長無凶饑擁羽蓋兮駕玉虬
時節來享兮民之依國有征誅兮克相王師長戈大纛兮
肅肅陰威平河雒兮前功弗隳隆名顯爵兮永世有辭

洞霄宮碑

宋陸游

造化之初昆侖旁薄一氣既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下
明為日月幽為鬼神聚為山嶽海濱散為萬物萬物之最
靈為人人之最靈為聖哲為仙真而道為天地萬物之宗
幽明鉅細之統此伏羲黃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變化也
其書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西昇度人生神之
經列禦寇莊周關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練精積神

棲於名山喬岳略與浮屠氏同而篤於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也臨安府洞霄宮舊名天
柱觀在大滌洞天之下蓋學黃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至
我宋遂與嵩山崇福宮獨爲天下宮觀之首以寵輔相大
臣之去位者亦有以提舉洞霄召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
重殆與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乙神霄寶籙爲比它莫敢
望在真宗皇帝時始制詔改宮名賜金寶牌又賜仁和縣
田十有五頃奉齋醮悉除其租賦至政和間宮以歷歲久
穿壞漫漶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兩浙轉運司復興葺
之歲度童子一人爲道士建炎中又廢於兵火高宗皇帝
中興大業闕之當宁太息乃紹興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
命建昊天殿鐘樓經閣表以崇閣繚以修廡費出慈寧梓
匠工役具於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犒賜踵至旣不以命
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一旦告成金碧之麗
光照林谷鐘磬之作聲摩雲霄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
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上脫屣萬機順神物表遂以乾道
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駐蹕累日勅大官進蔬膳御翰
墨書度人經以賜自有天地卽有此山殊尤之迹未有若
此者慶元六年九月葆光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宮事
高守中同知宮事邱居仁以告山陰陸某曰願有紀以爲

無窮之傳某以疾未能屬稿後三年同知宮事王思明與
其徒李知柔杭濤江入東繼以請乃叙載其本末如此且
爲之銘曰
在宋祥符帝錫之書乃作昭應比隆義圖元豐景靈列聖
攸居元祐上清以祝帝儲棟宇煌煌煥於天衢徽祖神霄
誕彌九區迨我高皇東巡於吳睠言天柱鎮茲行都警蹕
來臨神明翊扶乃御幄殿穆清齋居天日下照雨露普濡
迨今遺民注望屬車三聖嗣興光紹聖謨千礎之宮騫騰
太虛寶磬鴻鐘震於江湖肆作頌詩用紀輝烈

施氏節行碑

宋 汪 藻

孫人施氏四明人故府君周公諱良史之妻故宣德郎贈
少師諱弁之母今台之寧海縣東四十里有巖介於數山
之間清溪周其前大海環其外水石叅錯桑麻雜植其中
多周氏居蓋其故第也施氏於四明爲望族孺人有容色
性行其家慎擇所配時府君雖不事官學而以能文稱居
鄉慷慨有器度喜周給人頗推長老故施氏以歸之周之
先嘗縱大舶出海上府君至府不肯離其家約孺人之明
年待其父適日本國去二月而生少師後七年而府君哀
訃至少師生府君既不及見而孺人年亦十二孺居家貧
其父母欲奪而嫁之殺然守志不阿同是處焉里未知諱

書而孺人始教其子有憐之者則曰莫若使田富貴焉可
必有誦之者則曰是見錢遲其窮可立待也孺人則自信
不疑而教之愈篤乃遣就舅家求良師友以訓誨之少師
少苦瘡瘍累年不能療孺人親自撫視至達旦不寐方是
時家惟四壁而孺人一寡女子倚少師爲命而少師又多
病人莫不爲孺人危之少師每學於他郡或馳赴京師行
之日飯素禱於家俟其還無恙乃爲肉食自學以至仕裝
囊悉自辦不取諸隣里至鬻衣奩以資之有賓客至必親
爲之執爨具食無少倦故少師益得以結賢士大夫孰成
其業年十八薦於鄉三薦登進士第先是

曠歲不得一人至少師而以文章取高第於是乃知孺人
爲善教子也嘉祐六年少師釋褐主越州會稽簿遷建之
松溪發之武義黃之黃陂三縣令得以祿及其親者十有
九年孺人以元豐三年七月初五日卒於黃陂之官舍享
年七十有四後十三年宣德郎卒於官諸孫始遷孺人之
柩與少師葬於江寧府上元縣金陵鄉紫金嶺政和三年
冬孫炳焯接元圭需恩叙孺人起家本末乞封於朝廷朝
廷審其不誣加以今號廼降訓詞曰朕荷天景貺嘉與宇
內共承茲休汝胚胎吉祥慶鍾來裔二孫瀝懇祈渙異恩
朕方篤孝治以一天下錫此命書其克歆享嗚呼孺人夙

有淑德中外所知鬱而不彰存歿爲恨一旦朝廷恩逮九
泉發轍音於數十載之後命下之日聞者榮之孺人性剛
動有法度接宗族鄉里以和孝聞飭身儉約不妄嫗居五
十餘年末嘗出閨閣而家悉自主之不以累其子使得悉
志於學洎少師登第孺人年五十六矣猶教諸孫壘壘不
已而炳燁最早被誨育以故同年登第炳任左中大夫知
瓊州軍州事任右中大夫知汾州軍州事炤瓊燦燿皆
舉進士燦右迪功郎池州青陽縣主簿曾孫道右承議郎
知化州軍州事造右朝請大夫知泉州軍州事萃文林郎
撫州司士曹事萃右從事郎真州六合主簿萃右承直郎
監杭州軍資庫兩浙東路安撫準備差使庠右迪功郎建
州松溪縣尉綦右從事郎監潭州南岳廟元孫彭右從事
郎黃州軍事判官彤彰之美竝右迪功郎其餘舉進士者
又二十餘人源深流遠子孫誥誥久而益盛實由孺人起
艱難守節義慨然保育其孤以致今日昇哉孺人生有偉
節沒有榮聞刊之琬琰垂之簡冊可以勸慈母而勵節婦
矣然不得鴻儒大筆表千載殊特之遇則埋光泉壤何以
詔天下後世是用備述孺人顯著之迹與夫宗族之景仰
稱道者以俟異時史氏之所採擇慶元二年春三月

帝禹廟碑

鄧文原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鑱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
制曰可顧臣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
丕顯式昭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卽位會諸侯江南
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禮記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
謂相傳已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爲後世侈功好大
者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里遲
遲則會稽實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教是數非若
馭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於遠然帝自肇功
告成錫圭躬膺曆數年逾百歲矣猶不肯一日

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
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已溺憇於奮庸
天啟聖仁聳律身度勩躬胝胝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施
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無餘始封
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投報復修墜緒一成一
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繫帝之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庶子
無餘亦克胙於東土世帝作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
羣居耕鑿服習聲教溯原而上曷可食息忘忘矧觀其因
山之制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若禱祥神茲顧享皇
元受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古版圖貢輸則在昔九州

區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幽明
山川鬼神壹是寧謐列聖繼承用弘茲道誕降璽書凡在
祀典者命有司肅修時祭棟宇傾圮官爲繕完若江浙所
理聖王之祀宜莫先會稽焉戊申歲越土荐饑疾癘仍臻
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
以共理當爲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於宰臣凡荒
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檮風雨歆壓蔽冕弗
治丹雘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卽廟爲觀邇年更爲寺歲侵
祀蔭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質於民者以贖衆鳩
工充具備役惟時鉏荒斧堅民士競勸礱石以楹陶甃以
甃庭觀嚴敞殿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責輝以神府命給
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知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旣均又曰
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爲
虞帝數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
蒙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堙而無
傳乎自夏歷商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
功與天地竝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奧究諸力行者
使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考庶庶微推致五行其言非不
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奧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

相經緯天所以昇聖王夫豈偶然哉聖上繼承大寶丕建
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盡謨協贊襄蓋將挈斯世而躋之
三王之盛神人具乎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降靈茲土
嘉猷德馨亦永永億萬年無斃臣謹稽首再拜而為之詩

詩曰

澗河之東有山鬱蒼鎮於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同圭璧
斯皇翩其騰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劍是藏維是橫流
潰潰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璽帝躬非惡俾民樂於無
象列謹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世嚴秩祀禮登乃
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宇周牆吉

龍章繫帝贊育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詠次梁永祐皇圖
儲慶發祥仰山勅德遠彌光

北嶺將軍廟碑

明 劉基

諸暨東北百里為蕭山其山曰北幹浙水帶其陰湘湖滙
其陽東望會稽至於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為星紀婺女之
辰故神甚靈能祛疫癘作雲雨人有祈必應為立廟於山
尊其神曰北嶺將軍歲祠焉宋徽宗時方臘反睦州入杭
具舟將渡江吏民大懼相率禱於神比寇至有風逆其舟
且見甲士列岸上乃不敢渡寇不知越州劉幹上其事於
朝賜額曰武佑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順顯應侯至正十

二年妖賊入江浙烽火通於蕭山百姓驚竄市井皆空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卽自往西與募民備禦而江上守兵甚寡一物無賴于競起爲劫應賊衆洵懼君卜於神神許吉衆心稍安君乃遣人捕爲劫者悉誅之有自賊中來言賊欲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以故畏憚無東心賊退邑人皆德趙君趙君曰吁茲惟神之功予何庸焉明年大旱君往禱輒得雨衆益信神之靈而大敬趙君之能以誠感神也廟在山之岡歲久一壞惟神所居室獨存君念無以報神祝乃以其俸錢新創邑人大喜爭助十有五年春廟成爲堂三間三門兩廊像設器用無不備惟所存堂仍

其舊繚以垣墉甃以瓦石植以嘉木丹堊輝映吏民承祀益虔三月壬寅予自杭還越過蕭山趙君請記按祭法能禦災捍患則祀之今神能降雨澤蘇枯槁又陰力却賊以保全民物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此哉趙君愛其民能敬事神而獲祐可嘉也予喜而序其事復爲之歌俾祀神焉其祠曰

青山兮幽幽綠蘿含烟兮樹木稠望夫君兮愴愴悠巖阿寂寥兮使我心愁靈爲車兮雲爲馬輕霞動兮江色精神之來兮風振野吹竹兮彈絲女巫舞兮紛陳莫芳醴兮薦潔柔靈修兮宰純禧驅魃兮逐狼虎弭毒沴兮時

賜雨禾麻成兮息桴鼓物既備兮禮無愆和熙洽兮洞淵
元為城為堡兮式恒且堅保祐我民兮樂以永年

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碑

明 劉基

至正十六年季春予自杭歸處父老率子弟遮道言分元
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曰往微公吾聚為墟今
微公吾屬為蒞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君其知乎曰然夏
五月豪酋納款父老又率子弟造於庭曰石抹公邦家之
干城民之父母也父母鞠子罔不殫厥誠厥子雖異鮮不
念覆育恩惟公有大造於我州曷以報公願繪像於祠且

勒石紀功用示於州子孫弗忘請為之文予謝弗能父老
復進曰君以丞相命布宣天子威德既協於遠人旌庸錄
勲達丞相心以勸後人時惟至公予弗敢辭按公姓石抹
氏名宜孫舊為契丹人其先御史大夫以黑軍助世祖皇
帝滅金四世祖昭毅大將軍受命南伐克襄樊定爵三品
為沿海萬戶佩虎符鎮處婺由是居江南好讀書工文章
元統中襲爵鎮守處州大得軍民心數歲以爵讓於弟而
退處天台山中十一年福建妖賊入龍泉處婺大震憲司
起公征討公至龍泉募鄉兵擊賊走之未幾賊復入慶
元公進屯查田使人購其徒為應賊遂敗公乘勝掩擊俘

新十計遂復慶元進攻建寧之松溪政和皆克之處州平
分府台州公辭不得乃命鄉民作保伍團結扼要害賊不
敢登岸聚糧訓兵以圖進討夏六月朝廷用舊議立巡海
道官防賊賊請降率其屬往衛漕運妖人黃草堂扇動黃
嚴民以報讐爲名聚衆構亂公收其渠酋六人斬之餘黨
皆散台州行省又傲公分府處州時處屬縣皆有賊松陽
遂昌在上游去郡最近冬十月公率師進討至寶慶而黃
增大出焚民居火照山谷公分兵守寶定自將麾師還城
賊已薄河津欲渡先是沿海軍悉發往江東城中留者不

自又大半老弱公夜部分居民丁果出城
人衆乃齊奮賊不敢渡時沿海軍有自江東逃歸
六十餘人公召謂曰汝輩能破賊吾當原汝罪皆拜曰
賊敗走明日退去處舊有城壞不修遺址
無以會霜雲孰從賊焚葵之永康及台之仙居於是處州
四面戒嚴議浚湮渠築城而倉庫盡空晝夜巡警勸勉商
賈大家和集其民俾效力輸貲咸無遠審勢相方商工度
材公悉親之官吏左右無容私由是雖勞無怨者義兵部
長吳成帥衆討緡雲賊中途不進大掠民財以歸謀亂城
甲公測其意卽召與計事縛斬之捕其黨則皆授兵給號

天民大驚以爲神十有二月公所募義士合擊松陽賊大
之殺其酋餘衆乞降松陽遂昌悉平予以行省檄與公
招緝事比至而公處置已各得其當悉遵公行於是
縣豪酋相繼納款人謂公生太平時與縉紳爲文墨交
彬彬儒者也及其臨事遇變則智勇奮發運不失機撫循
士民則仁慈豈弟惠無不及可謂有用之奇才矣觀其鎮
一州未及期月而功效若是使得制方面專且久盜賊何
足平哉予既敬公德又重父老請於是述輿情而頌之
曰

木在山愈久彌長維德在人愈遠彌光公設
一方佩符桓桓出師泚泚謀先鬼神雷行電掣鋒所指
百怪走藏旣剪我棘爰固我疆風雨我廬公樹之牆雪霜
我膚公披之裳晨昏起居婦拜兒饋有聚弗睽公賜溥將
民愚而靈羣祝孔祥祝公於天錫公壽昌如川源源如岳
蔣蔣於千億年悠哉勿忘

浦陽深溪王氏門碑銘

明末 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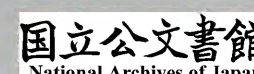
浦陽於婺爲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谿宮陽三縣地
置邑人生其中傑茂淳質力農務本賦華言爲行陳文毅
公盛稱書傳所載禮之俗始不是過其言信矣梁貞明
以縣人何于齡四代同居宋淳熙中鍾守亦至三世二氏

之間冲素處士鄭綺奮然興之教子孫無別火而食志確
見疑尤非二氏所及六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間旌
其門閭力役之征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立傳殆今
歷十世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出烏傷鳳林有諱
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蹇諤凜然不可
犯僉壬爲之斂跡終官太常少卿謚忠惠少卿之弟菱三
傳至某生二子澄汶澄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給之
人戴之不啻父兄澄終集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鄭氏吾
無憾矣言訖而逝澄三子子覺子麟子偉子麟爲汶後子
覺五子應念懇慶聰子麟一子憲子偉二子懃懃而應之

伯仲又各生子踰二十人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聚
一體之分散爲九族瘁疴疾痛舉切於吾身收族聚居
之停本離宗是爲乖義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禧之樂
及言攝之計未建父有遺言汝等其鄭氏與吾有連其
或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應念帥諸弟踴躍
奉命謹定家則一卷遵之馭家之禮質文兼至應物之
務內外齊飭薰蒸太和之中壹圍範圍之內鄉人士莫不
感勵而歆艷之子覺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勸家則於碑
復徵濂文以紀昔成周之世一夫受田百畝其衆爲餘
夫亦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爲不分

是時未開有同居累世者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
宗法存焉大宗幹也小宗枝也枝有千萬之不齊幹終一
而已此而為世之微權也自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
親漫相統屬若秦肥視越瘠仁人君子乃於服盡情遷
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哉浦
江蕞爾之邑以義門聞者三而子覺又不悖其先而繼焉
古禮義之俗豈有越於此哉文毅公之言益可徵矣予覺
名嗣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顯者項肯相學而居
熙宰相尤著勢隆望重尚不能合族以居而子覺
之士斷然行之可謂賢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之嗣人世守不墜他時將與鄭二儷美龍光下燭行常煥
映於山川之間濂因不辭而記之又繫之以銘銘曰
易著同人合乾與離上參於天火之赫熹類俗辨物君子
以之況我宗屬一氣之為譬猶單幹漸敷羣枝服雖少殺
情或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稷取箕諱語紛披所幸
天衷亘古無虧不有人豪務克已私何能大公拔其藩籬
浦陽之江其流瀾瀾太樸未散民淳俗熙以義聞者接軫
聯惟有美王氏裔出紳綉佩厥先訓如銘鼎彝大合其族
嗜德若飴夙夜無譽竭其心思度物引類取式樹規鉅探
浩渺細入密微日約月會有文可稽毫倪同心一唱百隨



孰爲範防微禮與詩以匡念慮以肅威儀如水斯瀦畚築
以時涓滴不戒不啻漏卮古云孝弟致家之肥何問古今
若龜著維彼崇構肇自梁基既堅旣飭棟宇翬飛維彼
跬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至也何疑尚慎旃哉勇毅自持
誰謂華高企其咫而太史造銘勒之豐碑

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

明宋濂

皇帝定鼎金陵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淵
躍然而起以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算出鎮鄉邦言聽計從
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附鳳者皆自公始公諱溪

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龍泉
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
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樂清令季季
生江南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會大父也大父鏗父鉦仕
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
長也繼母季氏生一子員外郎早歲宦遊京師公始十齡
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善亡公侍大父與繼母撫幼
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
高麗復往候焉府君捐館舍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泊
大崖下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

大風雨崖崩聲如雷歸葬於縣北之園源廬於墓取諸子
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學卜筮老釋之書研究之發
爲文辭操筆立就元季江淮倣擾蔓延浙閩盜由建之浦
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東地盡白禍將及矣乃集鄉兵
結寨於湖山已而處民相聚爲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
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
爲軍浹日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
也因驅迫故爲亂棄使卽仍良民矣賊以公長者言不敢
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
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合

帥府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惟一二人耳若破城
玉石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
常令王師四集雖全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爲作螻粉耶將
軍未忍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原宥若稔惡不悛城破悔
無及矣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倘獲復生敢
不惟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爲業時城
閉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於道路宣慰
欲列功聞於朝公辭旣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
復邀公行戎務無巨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爲亂龍
泉長吏聞風遁去賊焚縣治公之師王先生毅與門弟集

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害先生公在鄱陽馳歸
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縉雲之黃村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
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者咸爲盜根勢蟠結不可禦行
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
處州至則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泉溪賊拔之
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來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
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銳出迎公笑曰賊若堅
守未易卽殄滅今來豈非天授我乎部分諸校以直陣接
戰以奇兵夾擊別遣遊軍入山搜其伏匿賊三面受敵大
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身之乘勝攻大社

周天覺降移兵討青田賊賊黨金德安殺潘賢兄弟以降
時國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爲石抹公所守不降皇
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出戰敗
北大軍入城分兵取屬邑公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
遂昌四縣兵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民請公內附以全民
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君何
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出見胡公上素問公名召至
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論
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
將校以從西征上旣平江西命公以視軍指揮守吉安會

浙東苗軍爲變，守將被害而處城亦爲所據。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郡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隨方招捕，凡首惡卽誅之，猶慮戍兵之寡，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諭於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橫，以復城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讙服。江西食浙東鹽，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廢久，隄當水衝，爲所齧蝕，幾盡。公卽上流比舟爲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進士吳世昌爲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爲戎士所據，公度閒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居之。籍雲官田，其稅額甚重，社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沒入之田實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爲援，建議以諸暨爲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備處不攻，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竝五指巖築一新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塹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至則城已完，上嘆賞不已。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二十萬頓城下，堅不可攻。收績而

公上念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徼人素
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叛乘我師在外來寇公還軍深入
高其渠魁少壯皆籍爲兵二十年通誅之盜一旦就平溫
州方明善攻平陽公出偏師破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
統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上詔公
還師明善以鹽若干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
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
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入覲上欲留公柄用之以
邊事未輯願守外時上卽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
州陞辭上諭曰俟閩浙盡平當進卿中書矣福建賴友定

援邊公奉命征之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土
賜以所乘駿馬建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出我師後
公還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懼帥銳卒重圍我營公突
陣與決戰馬蹶被執友定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天子神
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引竇融歸漢故事撼之會
元使者至遂遇害歲乙巳春也年五十二上痛悼不已命
使者卽其家祭之詔中書議加恤典追封爲侯有爵
而無官階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之爲將識絕
倫藝術學之無不精性偶儻好施賢士貧乏卹卹以周之
守鄉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

其效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立祠祀之配項氏生三子長
楨宣武將軍處州衛指揮使司次樞女一適章存厚公歿
二年楨等刻木爲像具衣冠葬於圍源之左來徵濂文昔
濂侍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才
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濂辱公交五六春
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雄姿不可遏及與縉紳之流
論文評詩則歆然書生也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
不可作矣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後世竊曰
沈沈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撓浙河之東地氣
盡自此爲兵徵見於龜筮爾衆荷戈來入我

拔爾水火公師如風寇散如雲一鼓之餘盡爲埃塵節鉞
出鎮涉歷五年桴鼓不驚雞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
公建新城寇至輒敗皇用嘉錫使車繹絡天閑龍馬於公
弗惜公感主恩酬歆慨慷誓此八閩以歸職方旄旗所屆
勢如破竹天未厭亂五軍夜哭公才孔多公志弗阿月出
如楮公命奈何丈夫之澤流於遐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
匪公之德十里枯槁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像
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栝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
有永無斁

風門洞碑

明 宋 濂

金華縣東南五十里有山口風門山下石洞洞之戶可入
二人其內晦人不敢往以石投之有聲礧礧然莫測其底
止風從中出襲人毛髮皆豎鄉民意其必有神歲時禱祠
之多應因號曰風門洞神久而神與人習降於巫言生四
子皆爲神民卽洞西一里所西溪之原爲祠以像神并四
子其來已久至正丙午夏旱民走祠下爭舁其像以歸像
至之鄉雨隨至否則咫尺不及民益驚不敢慢琴山里浦
二處事神尤謹初里浦嘗有神次子像靈甚是歲琴山迎
禱之得雨里浦不雨人曰我神也奈何澤琴山而遺我乎
遂欲舁去琴山民曰神澤我我未有以報請緩之相待久
頃之盟曰天雨則以神歸我已而里浦果雨歲以大穰於
是琴山之民思報神惠復刻木爲次子別像請邑士王開
碑神之休烈植祠下明年琴山有秋而西溪螟爲災西溪
民疑新像不利沉像於水而碎其碑是歲西溪大疫死者
十七八神降言將盡殛西溪民惶懼殺牲叩首請爲像
以贖罪像具碑文已毀琴山士俞慶來言其故請文噫斯
事亦異矣然非異也木石之怪久而不散能爲災善人況
大山穹谷之靈乎其能出雲雨爲休民厭瘞之亦事之必
致耳豈不可哉或與之抗則過矣禮山川能澤物者所在
祭之知茲神者澤民而享其奉非濫也宜也民烏得而不

系之以詩曰

山之山蔚穹窿羣峰左右翼其宗勢若萬驥環一龍帝
地軸膠不通爲鑿巨竅貫其胸復驅后祇叱豐隆手鼓
大塊噓雄風至今山竅如截筒有風蓬然出其中下深不
測上無穹幽怪宜爲神所宮惟神受命於祝融身騎赤虬
搖綠鬚四子夾馳乘四熊川君水伯扈以從或珥青蛇持
雨鏡或撼鼉鼓或震鏞歛陰倏陽互溟濛喜則吐雲怒流
虹山民駭瞻瞻敬崇殺牲奠酒陳微衷願施霈澤
伐山築祠溪水東彩楹畫扉則彤縣民茂
孩扶耄如聚蠶蒲伏裸獻罔不恭有不恭者
帝臣秉大公願恢至仁綏九農聖經國典祠有功功高博
施名必鴻錫辭廟門元碑穹著祥昭異警羣龔千秋萬祀
爲神雉

卓忠貞公廟碑

明焦竑

夫振刷茅靡汎掃風塵杖黃鉞以康帝圖執赤旗而清人
煥者聖人之略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鼎赴而如歸七
族沉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王綱解則亂人竊以又
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之斯所謂言有正而道有
恃而相濟者乎卓忠貞公名敬宗維恭溫之固安人也負
公卿之骨髮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途則虎爲之響

道學府多聞披玉軸之文史兵符默契窮金壇之祕訣陳
神弓開門之德將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武末國制
草創儀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中梁國旌旗乃上
擬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朝議固已晰舜萌通國體矣高
皇帝因大器公晉宗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
燕國始建公睹其幾微密爲計畫語具劉忠愍所爲傳中
卽賈生策諸王之勢屛錯謀劉氏之安何能遠過而壯士
難期老謀莫試尋至中州圯拆上國奔離士女同嘆於陰
墟鬼神共謀於曹社蓋天步初夷屬搶攘而未定故人懷
靡常舍神聖其奚屬斯時也以高帝之子纘承高帝之緒
以高帝之略龕夷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勝子
燕孫謀豈瞻烏之靡定公卽準管魏之擇主撫使節不自
怡其與更二姓事百君者當異日談也顧刀環築口吹堯
之語不輟戟枝入頸送往之情彌厲臧洪同日誓不孤生
卽壺一門幾無噍類豈不痛哉昔伯夷之諫也太公扶而
去之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
異也以公材智邁於等夷生死能爲有無故也公沒文皇
帝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惜卓犖耳湯不
以伐夏而欲強沉淵之務光武不以弱商而細承微之累
元非天下之至公其瞻能與於此嗣後二百餘禩京兆用

皇帝癸酉詔書建祠冶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
忠所爲明王恩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之專
祀其魂未妥鄉人興嘆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卽中川
文山祠右爲祠以祀公於乎方黃之死事非不烈也而碩
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俛失前有曲突之
謀後無銜璧之辱奮一時而起于祀者其惟公乎予也訪
侯郡廡劇談芝桂視公廟貌與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
之皆朽忠孝勞生悟光明其何慕潔性爰告卽石爲銘
曰粵古貞臣動必以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中流疾
風斯勁峩峩卓公忠出其性有明開闢地正天

敢元黃未乾九海波沸十嶽峰剝勇智不作華裔疇安
人踵興大命有托帝緒中廣壇社如昨簞食壺漿稽首崩
角命有興廢人無適莫公也矯矯力抗其衝賈策定制晁
疏徙封委心王室削款侯宗水投石拒心苦力窮無波不
隨有作莫遂大厦顛隕一本焉制勇嬰饑逆心安骨碎鼎
鑊胡甘社稷是衛疇不自委曰國然親公志邁世矢死靡
分心堅百鍊義不二君漢厲白日瞻萬高雲周民則頑殷
彝已厚養士州平庶幾無負厥有褒詞皇皇天口君義臣
忠異塗同紐我皇御宇丹書白麻閱彼忠魂一酒垢瑕旌
祠冶城錫引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海嶠旣鄉公之桑

梓祠宇弗虔仰瞻奚以有美衛侯鳩備相址高甍雲構層
廬電起長江孤嶼楚楚新宮摹文像貌以翼聖功

城鵝頭碑

明 侯一元

國家威德遠禦四裔爲守山海之邑或不備城郭吾樂之
先嘗城矣以兩溪之水不時決齧至於槍纍儲胥闕如也
中世有警始城後所置兵焉犄角旣形內地斯固其外海
壖要害之處往往列障戍兵矣顧獨遺鵝頭鵝頭者其山
下漸於海深流峭岸無沮洳以難之海有不靖仰鵝頭常
先受兵嘉靖乙巳秋賊一夕登岸邑侯歐陽公先事調府
伏兵戰大捷事具先君子記中其後賊來他處輒膠江

斬倭破舟者數矣而終不敢睨鵝頭第逐逐海中
前一戰奪其要路也侯深惟賊尚遁誅遊魂息而民尚無
藩籬之限戰勝餘威不足恃也迺復卽鵝頭城焉歲丁未
某月城成邑人侯一元曰休哉我侯爲樂樹百年之固往
者賊紛紜時議者多言海防其人者不出三事一日斂民
入保毋令樵漁者爲賊餌會者爲賊圖焉二曰若寡得賊
者與贖鎔金而獲以罪之則人自營而賊無所乃予推侯
之功莫尚於爲民計厥其大自將世世其乃今爲城
當乙巳之歲大江以南地皆大觀吾樂之人之宗羣行搏
食法寢不行而有司請賊不得鄰境之難交開民安逃死

乎由是閭閻日蹙賊衆日滋邑里之情必爲賊得何獨樵
漁者之咎乎侯時下車未久洞悉斯害若沃焦釜廼挺身
獨爭監司得粟數千石各以區區賦民民始全活來糴勸
分小大悉定士之病者稍任負戈乃始料揀習之於戎故
日用兵之道要在附民假令侯奉職自全畏於失上則必
不能得粟百里之內人人自搖誰與制敵矣故吾以爲侯
之上功兵久不用純袴日媮乎時旋抽之節豈爲容觀急
則回其城如壘石焉憫然無爲民援之心侯援所鼓舞乃
命子弟耳無不手戟而戰者若何嘗敵侯乃躬率之海上
止於兵衝戰艦咫尺軍聲相聞侯堅臥有條侯之

矣石有安平攻敵之志用是人人氣決不戰自倍然後
重賞可得而用矣故侯自將之以奮士捷矣侯又不恃
戰而城是營是乃古昔修攘所貴王道所以全也且守之
道百於攻以全方守四裔寇盜坐而斃耳南仲朔方小范
大順是其效也世之仕者當身爲務去不復顧以故一切
爲媮以爲累勝之威可數歲無事來年且報政行矣廼方
厲士乘城爲百十世計嗟乎仁人之心豈不遠哉蓋善理
人者如理身輕徭省賦不賜而民給中戶自裕貧下不迫
振其克災爲民蓋藏元氣厚矣懸賞厲法三軍爲一月財
則若流刈姦則若草薺藥眼眩厥疾瘳矣疾病已除元氣

已復補苴罅漏謹邪所自毋令復來六氣之沴遠矣故數
勝而亡者元氣薄也仁義而弱者藥不審也先笑而後號
嘆者少愈累之嗟乎夫治豈不艱哉侯謂予曰盍碑諸以
誌來者毋俾城壞予惟漢營平有云兵事當爲後法乃不
嫌自伐其功予所以道侯終始縷縷者亦欲後之君子鏡
於先難增修其故非以爲侯夸無庸匿諱爾侯名震宇某
西蜀人

會稽典史吳侯生祠碑

明徐涓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
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
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大小數十戰賊首數百級
生獲數十人奪還被虜者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
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
民多其功往往就所戰處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
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
耳當其伊嚶婉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
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
僚也動爲人所箝禦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
知曰吾臣而已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
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岐然

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璣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
死所被髮亂流娥猛逾虎今之仕者沉伏下僚儼然長嘆
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咸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
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啟宇崇功娥江之泚
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季先生祠堂碑

明 徐渭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懼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
虛也乃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學之
發之緒四方之士從遊者數百自筮仕至老且革無日不

孳孳學問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為己任而處心制行
光明夷坦蓋卜諸鬼神鬼神信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
矣聞有疑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渥為人所彈詆罷
而獨居禪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先生先人秉
憲為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為太府罷歸不兩紀身死
幾不能殮骨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矣渥者固如是
乎火烈民畏故鮮死佳竹立三年未收之不狂也芟稂莠
植嘉禾何病於嚴哉當長沙之觀者嘗聽者以書畀先生
先生疑其薦已也憤之不達及罷啟書家然始推官建寧
會寧藩變先生壯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檄府長及

先生先生移書并籍長令城守再三拒院檄勿往卽得罪
勿顧爲御史得請則以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
鱗卽此三事其志不在榮進也審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
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
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美不可殫述大約爲人所疑與信
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
矣乃不得與概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亦有二年先
生存時徃徃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者亦顯者之先君所
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舉聞者志之常快快一日
越中薦紳暨家大人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木必不樂於社
祀於社吾輩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響應都穎上言遂
撤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
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參朝臣奔走督率助貲者衆祠
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畧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
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
也旣稍從事於學而先生已歿歿而嘗造師之竊比於聶
兵部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於古功
德與言立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邑昌黎曰鄉
先生釣於某水游於某樹某邱其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
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三可指而樂者未嘗居一

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
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
歲月與鳩工之人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十五日
而成又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煉先生名本字
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推官召拜御史謫歷縣佐長起
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助貲者例得書於
碑之陰爲作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言歸
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存性以道
兮將來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祠

人兮吾儕靈之來兮總總挽北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
勞騁望兮何如

國朝

東甌王廟碑

朱彝尊

豪傑之士徃徃起被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
所不堪卒自奮於當世而後徒矜其勲伐之隆至心
跡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余長之於韓曰橫之於齊
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於報讐雪耻而已若夫封
留王齊豈以是爲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
海王之事其報讐雪耻無異長橫之所爲而終王其

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橫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世梅銅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王之廟於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予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於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爲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郡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爲東海王都東甌其俗楚東甌王廟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芮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之國楚實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爲楚將安知覆越王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於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衆馳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軍垓下鞭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耻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

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銳之氣百折而
不回歿爲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
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辭曰

芒芒禹迹無遠弗屆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兮夫餘封
越少康之支兮至於勾踐遂霸江淮兮颯與不壽世
載更兮翁翳之侯及無疆兮師覆於今其亡忽兮或
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旣訕乃伸兮地
郡人越人兮函關旣入拯羸酷兮復會於
兮國耻旣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
之鄉王所泣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

之工用謳公琴瑟笙竽筑坎侯兮維王之去亦莫我
尤兮我歌唱兮我舞洋洋兮黍稷維馨邊豆大房兮
千秋萬歲俾樂康兮

寧海將軍固山貝子王保台遺愛碑 葉臣遇

皇帝御宇之十二年奄有中外悉主悉臣幅幘普徧章亥所

弗能步乃偃武修文肅藩鎮劍解兵柄而三孽于以
方苞明年甲寅耿精忠叛于閩六月賊帥曾養性攻
溫州八月率賊將朱熾熊水陸十餘萬陷黃巖進薄
台繩是時變起倉卒逆焰方張外邑山僻土賊又乘

機蜂起四出剽掠孤城危岌勢且不支十有一月
寧海將軍固山貝子自錢塘飛渡來援經年底定再造
台疆億萬生民之命實始之終之備極撫綏全活之
恩所謂起一州死人而骨肉之也方賊兵雲集居民
紛紛驚竄守者閉門禁阻而逃者日益衆民出遇賊
皆脅令割辮貫死及遇官軍又以其黨賊悉擒戮民
進退皆無生理益鳥獸散城旦夕且下遂有議棄台
退保寧紹者 貝子至卽力排衆議決計堅守且謂
糧餉匱乏人無固志皆撫御經理之不善耳乃下令
弛門禁聽民得出入樵蘇其被賊脅從割辮者許自
投歸槩置不問又令軍中毋取民寸草寸大
以軍法于是大兵數十萬衆肅然奉令民慶更生商
販壟集軍食無乏士氣倍增而賊薄城下隔江水爲
陣築長圍以困我晝夜矢石不絕 貝子親督將士
悉力拒守凡濬濠築圍樹柵設伏一切機宜皆先事
豫籌賊計無所出攻稍懈乃突出精銳擊之賊屢敗
去賊間諜楊御雲邱文挺楊士濤潛所軍中窺我
虛實 貝子察其有異令巡道 獲得之盡獲其
與賊往還私書僞札立磔于市賊 仙居在甌
西北爲右臂接壤天台先爲賊據時使天 我師

寧紹餉道 貝子謂恢復之計當自仙邑始乃陽治
浮橋與賊會戰陰遣勁兵攻茅坪遂復仙居取梁蓬
出賊後賊腹背受攻遂大潰 貝子親率大眾轉戰
而前所向披靡旋復黃巖太平方克仙居時諸將以
城不蚤降例以子女充給有功 貝子惻然憫之第
恐不賞則無以示勸乃下令聽民取贖各歸其家民
大感悅歡聲雷動歌之曰 王之仁仁莫加昔無室
今有家軍行輜車糧糗需役甚繁有請拘執待後
役者 貝子曰商賈甬通若復擾之是沮其業也
當行緩輸運決不重困吾氓也行旅門不法
先是溪口大芬各鄉居民爲賊所迫多以芻糧助之
諸將執法請勦 貝子曰此民也而忍戕之乎地近
賊巢不得已爲自全計耳豈誠背叛者耶且吾奉
命討賊惟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以不殺弘濟鉅業耳其悉宥之全活者
不啻數萬人台民蒙 貝子不殺之恩類如此 貝
子豁達好謀知人善任駐台一年紀律嚴明恩威並
著與士卒同甘苦偶糧不繼 口啖粗糲一餐終日不
飽裨將某爲流矢中目鏃不能出乃親至榻前慰問
再三繼之流涕以故士皆感激樂爲効死此所以我

東修泮池通志卷之六
台以皮骨僅存之殘黎竟獲保全安如磐石也 貝
子之恩之德爲覆載于我台也無窮今之畊于野安
於室居於肆販於塗絃歌於塾熙熙皞皞何一非
貝子拔之水火而登之衽席者台人感 貝子王之
賜卽感 貝子王所以廣

朝廷好生之賜迴憶爾時烽烟四警孤城貼危寄微生
於鋒鏑乞身命於須臾耄耋若此無不惴惴欲絕則
今日之市井依然骨肉無恙誠非台民夢寐所及又
豈台民意念所及哉 王之思澤瀝心莫報累禩難
酬僉議建祠報恩而俎豆之 王恐事遠年湮 王之

豐功盛德後世或不及知於是節其大要以表
牲之石俾與大固靈江共傳不朽云

寧海將軍固山貝子王撫嶧功績碑

嶧邑
士民

自來聖世揆文奮武莫不有勲戚重臣共相夾輔以
成久安長治之休而其恩澤之垂奕世謳思而不能
泯要皆出於民心之誠然非強而致也粵稽康熙甲
寅闖逆倡 草竊乘機風鶴之驚徧金衢溫台諸郡
嶧邑一彈丸地重山復嶂尤易藪奸賊台全國蘭胡
雙奇等糾黨數千人剽掠殆無寧日守其巖壑不能
制邑之危如累卵矣惟時

貝子王寧海將軍仗鉞徂征道經剡水謂叅將滿公進
貴知府許公弘勳曰小醜不除將爲肘腋患乃留勁
卒一千授方畧令協力攻勦不數月而克逆蕩平烽
烟頓熄非將軍決勝算於帷幄之中曷克俾吾儕
食舊德服先疇得以敦詩書而安隴畝乎夫甘棠僅
召伯之所憇猶繫念於南邦矧其去水火而衽席起
死亡而肉白骨者而忍忘之哉謹拜手爲之頌曰
將軍爲生呈瑞應期派衍宗潢盟存帶礪在昔甲寅
適地類伺一時羣醜乘機肆恣而我嶽岳震怒
赫焉怒起謂不蚤除後將難制用探虛實并度形
分寄虎旅密授奇計鷹武奮揚捷彼螳臂立奏膚功
克俾安乂厚澤深恩久而勿替風和鹿嶠波澄剡溪
受勅瑣珉永垂奕禩

墓誌銘

沖素處士張公墓誌銘

宋 呂祖謙

勅號沖素處士張公澤子先人同筆硯友也既沒之明年
其子廷玉乃以宣慰司干世文所記之狀題于乞銘余閱
狀爲之嘆曰今之文章德行有如處士者乎處士之生旣
有徽號以表於前又有著述以貽於後行將百世而師之

矣奚俟余之誦誦爲雖然高山仰止非伊朝夕謹叙次而
銘之處士諱志行字公澤八行先生州里之所通稱冲素
處士朝宁之所旌號也祖逋翁諱德馨助國賑民褒賜冠
帶旌奉議郎廣惠先生父退翁諱撫歷資政學士處士幼
入右庠言動不苟禮度不愆見者莫不敬而慕之居常閉
戶讀書默誦六經融洽書史期得聖賢意旨之所在爲文
揮毫立就追配古人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就殿試纒纒數
萬言直陳時政得失當時執政者深疾之遂自遵晦力學
砥行務爲大儒歸隱東陽士子多從學焉日惟以文賦自
娛彞倫爲樂優游乎禮義之場涵咏乎詩書之圃而後
答若將終身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嗣乃建祠堂於托塘崇
根本也闢終慕堂於公山敦孝思也立書院以延末學置
義田以忘宗媼設勸節田以勵風俗見饑疫死者卽市棺
而葬之遇病不能興者悉皆資而助之殆數十百人懿德
美行不能悉載一日遊富春山抗志長吟流連竟日若與
嚴子有默契焉遂拂袖歸謝絕世事木石與居涵碧山白
雲塢天宮寺其別墅也時浙東宣慰使朱異薦於朝與崇
安劉勉之同時彼召徵書前後凡三至不就賜號冲素處
士所著有易傳撮要四卷涉史略二卷覆瓿集饒紙翁傳
謝賜號表辭舉八行詩東陽十勸等歌皆有裨於名教者

處士生於元符己卯八月初九日卒於淳熙乙未十一月十九日歷年七十有七卜葬於本里張公山去宅西北一里兩峴拱於左右一水繞於東西土厚林深蓋佳地也嗟乎先生之行高矣而其人已往予先人亦往悲哉其人其事不可無述予親見而表傳之以俟後之聞而知之者故爲之銘銘曰
粹然之行奕然之文三辭徵辟天子不臣嘉遇林泉富貴浮雲窮埋樂道絕類離羣操堅冰石德達穹窿先正與靈昭代儒宗遺祠翼翼流水淙淙範模百世高節清風

許白雲先生墓誌銘

元黃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實元豐間居笠澤久徙婺金華縣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日宣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姿高凝甫能言貢士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即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落居城闕借書讀之雖疾恙不廢開門授徒有所疑無從質問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委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爲學如五味之和醯鹽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月而猶夫人

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而所居相
距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便於參叩金先生
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於不一所難者分
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
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由是事事求夫中而用之金先生歿
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謂吾非有過人惟爲學之功無
間斷耳制行甚嚴而應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驕
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
熒惑入南斗先生以爲災在吳越深憂之是歲大侵貌加
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曰今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

東憲府聞先生名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處
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
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爲
之起而不久留也東還倦於應接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羸
糧筭書而從再歲以兒子喪而歸戶屢尤多遠而齊魯幽
冀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
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
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詩書自外理盡常口已或
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雖極辭不能自達
則爲之體其所欲言而解其惑討論貫終日無倦攝其

鹿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者
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
錄千餘卷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問而
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必飭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耻縉
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卽其家而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
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臺省諸公若
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
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於中朝鄉閭
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剡上其名於省
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重紀至元之元年

大比諉先生以衡文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惟
其時耳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
也徑入問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曰爾
在斯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以羈孤不逮事
柴閣公及夫人而事陶夫入盡孝職兄舉性剛委曲承順
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
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笄與笄之禮必盡其情文既
老而益艱瘁儼屋以居田不足日餽粥處之裕如門人呂
權蔣元金涓方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處矣先生素多
疾金先生疾革徒步往省命大雪中寒濕及奔兒環喪於

廣信疾增劇不良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
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殆與之
同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母友弟元復請所欲
言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
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微瞑遂卒年六十八
妻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
長元次亨以爲兄環後葬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赴
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合泉布營葬事因所自號而表
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
於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建議請贈官賜諡未
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期於必得雖殘文義語亦
不敢忽有不可通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
苟同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釋義理惟務平實
每戒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賢爲準的至於進修利鈍
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
事舍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
於朱子顧其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一而不能悉其義
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彼世之詆訾
賢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焉三四讀目以爲瞭
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所言初不與己異愈久而

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所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搜而以已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合者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宏綱要旨前無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

道得呂成公檢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辨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先生獨未有所論述豈以孔子晚始言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觀史宥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寧元祿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以為光卒則宋不可復興誠

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天命有人事焉漢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譴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苟可爲博學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爲學者孰不日闕異端苟不深探其本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有三傳義例皆藁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藏於家有詩文若干卷有自省編畫之所爲夜必書之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考證

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公一
而行世先生力也昔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傳於其爲文
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學於文憲
三先生皆婺人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
重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
生之功大矣先生葬已十年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爲之
銘潛無所知識何能形容有道氣象重惟先生交游得謝
而潛獨後死不得辭敢取狀所述而爲之銘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先儒獨得其宗鉅人志
相接建於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

子真知萬殊之間無微不至一本之同會歸有極爾
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茲際休明力扶正學
風而來罔問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
曲成迥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
彌大而昌師嚴道尊於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
安否以為隆替天胡不憖不訖耄期山頽木壞人將時侯
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啟爾後

鄭氏義門事蹟傳

元

初合族以居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瑋德瑋生文
嗣歷二百年咸如初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
文嗣六從同居縣長忽都魯沙為上其事部使者加審察
焉文達中書吏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
鑑生渭渭生樾皆善守合二百餘口無異心者後至元元
年冬十有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羣士又上狀請如
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從弟太和司家事嚴而有
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遇
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
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

敢叅差者見者喑喑嗟嘆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亦有
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至臺院諸顯公賦詩多之大
和喜學禮不奉浮屠神經像冠婚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
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塵市戲嬉事執親喪哀戚甚至三年
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
毫事咸有文可覆挾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
功人夜輒聚坐一堂溫溫笑語至更餘始休諸婦但事女
紅不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輿臺
通傳不敢越堂限有家規行於世

論曰智勇功名有志者或能就之至於會衆族而共財則
非世有其人不能以久考之歷代史自漢及今僅數人
焉可謂難也巴外藩列其行朝廷旌表其門夫豈獨愛一
人哉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吳興陳繹曾撰

抱甕子傳

明宋濂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
形高下爲蔬圃約二十畝傍列桃杏梨李時春氣方殷蔬
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諸粉間錯如張錦
繡段心訝之以爲是必有異曳杖冉冉至其處試取幽篁
絕不聞籟大聲遙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林間中清隱
者垂前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椶葉冠被紫褐裘抱甕出

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何足深道吾
所以抱甕而弗辭也且當抱甕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絕精
神內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
齋而萬物莫吾敢撓自以為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子以
吾為逐逐營營不亦過與曰然則灌畦亦有道與曰有蔬
性不欲燥燥則生意危而伸蔬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
傷而寢屈吾日夜調之使之得適夫厥中則瓦然而秀嫵
然而榮言訖抱甕而去予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也任真
自放不幾於樂其天歟人物代謝一俯仰間不幾於達人
大觀與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不二與藝

蔬得中不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歟疾起而追之抱
甕子入竹陰間閉戶高臥扣之不應若無聞者予憮然而
退

西郭生傳

明 貝瓊

西郭生姓陳氏其先括蒼人五世祖宋少師退菴主秀之
崇德簿崇德地四平無山俗質而尚文退菴樂之遂卜縣
西之南津居焉至子清毅公開府益大其門清毅公性剛
介累官至尚書通鑑六部既老穆陵爲書清節高風四字
褒之表其間曰清節里元季清節里第毀於兵後築月城
其上生奉父螺室先生辟地於外者十年既而歸結廬月

城西謝容讀書受業者恒數十人螺室已歿生無生意或
曰以爾之才盍乘風雲翔天衢與時相頡頏顧推氣局志
枯槁田畝中無乃左手應之曰猩斃於醪蠅溺於汁昧於
所戒也吾可據非所據禍其身以及宗如猩蠅爲小夫孺
子所笑耶日營修澆土給八十之母取遺書以教子使不
辱吾先志願足矣聞者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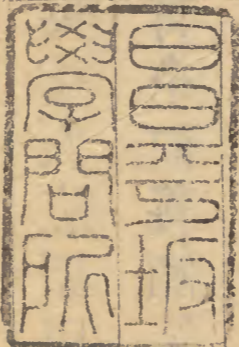
萬氏一義後傳

明 周起莘

女子萬義韻字祖心浙江鄞人聰慧能書常書孝經列女
傳而有烈丈夫行以心乎祖而尚義故曰義韻曰祖心義
韻祖明威將軍以忠死父鍾襲寧波衛指揮母曹太孺人

兄曰武嫂張孺人弟曰文婦吳孺人相繼嗣父文卽鄞人
所祠爲射龍將軍也將軍常哨桂門禦倭乘夜坐樓船
遙望見兩炬如鐵鐔光射海水漸近將軍意爲倭艦引大
黃射之應弦落其一炬忽龍躍翻海水數千里將軍卽與
龍鬪力不敵樓船盡覆死之蓋炬則龍睛也後爲神乘潮
上下精響常見土人因祠之自明威將軍至射龍將軍三
世四忠三節義顯時盛年嘗通媒氏慎擇耦未嫁弟射龍
死吳孺人有遺腹痛祖父兄弟爲國事俱死遂私禱卽
得男然猶未與媒氏絕母曹太孺人在堂泣謂曰汝死後
高皇帝起兵後北征力戰歿於陣汝父死遂歸之汝死
從征交趾死弟又射龍死爾萬氏將無後矣嫂張孺人歸
吳孺人泣謂曰姑年老闕甘旨汝兄弟又俱死卽得男艱
育奈何義顯笑謂曰無憂吳孺人免身果得男名口全迺
喟然起曰吾家三世死國事者四人俱不得以馬革裹寸
骨還今吾母老而二嫂婦王家俱年少所遺孤在乳下微
宗血脉之係在此一兒吾若行則復失一臂矣且吾以一
女子單身不字事幾何古人曰立誠難吾強爲其難者於
是遂與媒氏絕不通而家人亦思其力亦不勸日夜同
撫全兼治家親機殺營立門戶全未十歲遂嗣父官自明
威將軍至射龍將軍祖孫父子兄弟三世俱未及三十歲

死曹太孺人張孺人吳孺人俱年高卒義顓逾七十歲乃
卒義顓幼能書手書先世諸戰功及死事示全使勉力忠
孝更使習古兵法輒詢得當喜稍不合怒為之不食全長
跪謝過乃已由是全感激更為名將自明威將軍至射龍
將軍三世墓俱葬冠劍曰冠劍墓子孫對冠劍祀之獨祀
義顓與射龍將軍列坐祀亦不絕



勅修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六

天保製

